

2004年暑期,我离开都市漂泊西藏,沿着青藏公路一路向西,对可可西里荒原,并未太多留意,而是被远处雪峰之巔飘忽的天地灵秀之气所吸引。尤其是临近唐古拉山,临近格拉丹东等江源区的著名雪峰,只见乌云低垂,岚气涌动,透露着一股灵秀,一片光亮。仿佛乌云是一扇门,岚气把门打开,让生命与灵魂接近那股灵秀之气、那片亮色。我感到虽然陌生却很奇妙、很亲近。

在沱沱河能够见到天人合一的自然奇观,与整个青藏高原的自然生态有关。我在青藏高原行走了四十余天,身处于藏东林木葱茏的原生态自然,有一种久违的感觉,身心受到滋润乃至陶醉。即使面对札达高原那一片荒芜而古老的黄土,也感到裸露着暖意的本相,也许我对黄土有一种天生的亲近。这是一次生命与灵魂之旅。自此,我对西部有了一种家园感,每年都要“回家”待一段时间。十多年来,我凭借亲在的西部体验,写下一百余首诗包括一部长诗。正是出于西部体验,我创作了《寂静的太阳湖》这部长篇小说。

可可西里这一高寒地带的原始生态自然,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原始生态自然,不仅是中国长江、黄河的源地,也是全世界依存的原生源地之一,被称为“地球之肾”。而我对写索南达杰的兴趣,不单单出于可可西里在地理环境上的重要位置。

我在治多这个海拔4673米的高原小镇住了半个月,接触和感受到藏族人的生活细节、习俗与信仰。治多位于通天河岸嘉洛草原,嘉洛草原记载了生活在这里的藏族人的生命岁月都消融在山水草地之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对未来的期盼离不开与大自然与草木鸟兽的相亲相依。正是存在于藏族血脉里的这一基因,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索南达杰对可可西里从“经济开发”转向“保护”,他特立独行,对现代环保意识的前瞻姿态,有他血脉里基因的支撑。书中索南达杰是1994

可可西里，人类生命依存的隐喻

□姜耕玉



年1月18日与盗猎分子枪战中牺牲的真实人物,又是带有我的心灵感受与对人物深入理解而创造的艺术形象。

人与自然的亲近和融合,是亘古不变的主题。人类扎根于自然,永远离不开自然,而可可西里是自然之母。美国后现代思想家大卫·格里芬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视为一种“亲情关系”,是“拥有一种在家园感”,并要以“这种后现

代精神取代现代人的统治欲与占有欲”。如果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可可西里遭受“淘金”“猎杀”的破坏,是这种“统治欲与占有欲”的反映,那么索南达杰就担负起了“取代”的重任,是对自然“拥有一种在家园感”的人物角色。蒙语可可西里,又意译为“美丽的少女”。可可西里可称为“冻龄女神”,她召唤着生态时代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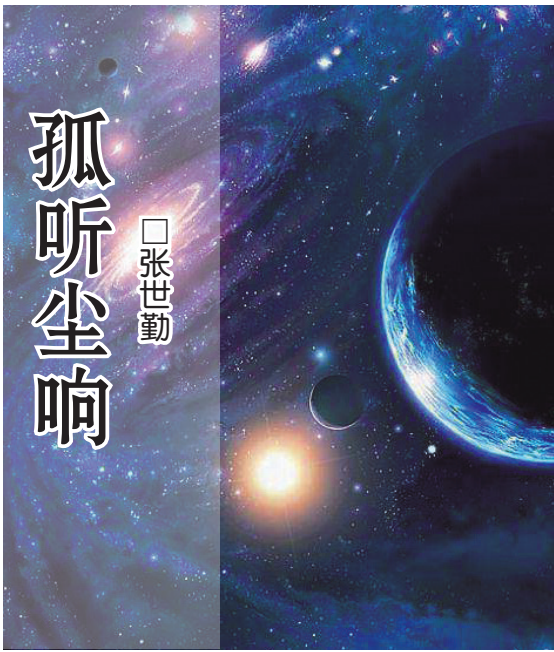
不管读多少遍《论语》,你可能仍难找准自己的位置。不管读多少遍《道德经》,你可能仍难把自己与大自然相联系。不管读多少遍《易经》,你可能仍难找到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则。同理,其它的所有经都是这般,读了就读了,悟了就悟了,但距看清大千世界的真实面目照样还有着丈量不完的距离。未卜着,混沌着,无知着,日子就这么过也挺好,反正无知者无畏,无感者无痛,无醒者无时,无志者无行,无信者无见。也或许正因如此,生命的个体才千奇百怪,世间的万物才色彩斑斓,世界才呈现出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模样。人类这个物种经历数千年的前行,也终究未能达到文明应有的高等级标准。人类喜欢光的原因,一定是这世界还有黑暗存在。

世界上的人,语言是不通的,但表情是相通的;模样是不一样的,但人性是一样的;其所创造出的文明的确很独特,但彼此之间,的确也有着难以剥离的交叉和重叠。

有人喜欢开开枪,有人喜欢放放炮。有人喜欢搬搬是,有人喜欢弄弄弄。有人喜欢捕个小鸟,有人喜欢捉个小影。生活里若只有油盐酱醋茶,算不得艰难;内心里若只有喜怒哀乐,算不得凄凉;天空中若只有风雷雨电雪,算不得单调。生活是一面镜子,你让它照本质可能照不出,但你让它照现象,肯定一照一个准。

抬头看天,星体无数,日旋月转。太阳即时的光,8分多钟才能到达地面,披到我们身上。土星上的光则需要至少20年,远在银河系边缘的仙女座,等它的信息传过来的时候,已经是240万年之后。1997年发射的旅行者一号探测器一刻不停地飞,至今也未能飞出太阳系。在我们有限的认知之内,宇宙已经大到不可计量,无穷无尽。尽管我们在月球上取了土,在390公里开外的高空建起了空间站,飞往火星的计划也已进入实施阶段,但比较而言,这都不过是家门口的小儿科。所以佛文化习惯讲三千大千世界,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起心动念,就是一千个银河系。

不盯着地球,我们就失去了脚下的土地,无法生存。只盯着地球,我们就失去了仰望天空的能力,难获自由。当把地球放置到宇宙大背景下时,我们会莫名其妙地相信神秘的力量,人类是另一文明虚拟的



游戏之说,人类因不同于地球上其他任何一种动物而极大可能并非是地球上的原住民之说,正在掀翻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沉埋多年的站桩。在这样一个抉择的时代,仰望天体已不应该是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的专利。视野一旦被打开,边界便无从设置。

假如在地球上,蚂蚁的痛苦可以被忽略,那么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的痛苦同样不值一提。此时,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反倒是人类在汪洋大海中最好的救生衣。在热闹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具备寻找到的静能力,在一片静寂的世界中,我们必须具备迎接热闹的智慧。孤坐,一定是一种能力,一定是一股力量,一定是一种释放,一定是最难坚守的修炼。静看日出日落,花开花谢,云卷云舒,星转星移,只有静看,触得才深,辨得才明,悟得才透。

我们被尘响打扰得太久,大多已失去了灵性;我们远没有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心身愉悦;远没有在天体中寻找到自己准确的位置,心明眼亮。当我们觉得自己痛苦无比的时候,仔细听就会听到连地球都在说:什么自转公转,那只不过是每天痛得打滚而已!

走马观花逛庙会

□张希良



今天十笏园新春庙会演出的最后一天,为了不遗憾,我想一个人前去看看。

我步行到了十笏园街区南大门前,只见四条腾飞的巨龙形状的花灯,组成了四道大拱门,特别是第一条龙,龙头朝西南方向高高跃起,红色底子黄色鳞片,在龙肚子上的灯光映衬下,熠熠生辉,显得格外威武雄壮,气势壮观。四条巨龙的两边还有四个巨型的大红灯笼,因为太过巨大没法悬挂,只能搭建在地上。

进入南大门,抬头发现还有这么几条花街。叫花街,其实等于也是搭建的四条拱门,分别是:十笏园街、闹里花街、淮韵花街、穿越花街、状元花街,在头顶上像一个个廊桥,分外妖娆。底下那宽阔的街道,中间又搭建起一溜漂亮的临时商业房,这些房子,本身就像花灯一样漂亮,等于把原来的一条街用彩绘变成了两条繁华的商业街,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人头攒动,花灯挂满了空中,商贩们的叫卖声,喇叭的广播声,声声不断。酸甜的冰糖葫芦像一串串红灯笼,艺人正在用糖水画画,冷却后就变成了漂亮又好吃的糖人糖画。

各种小吃琳琅满目,摊连摊户连户,又像画又像食物。因为人和摊位太多太多,人家商家都忙得不亦乐乎,我又不能上前去问,怕影响了人家生意。于是我灵机一动,用手机拍下他们摊位上面,又是花灯又是名称的招牌:大连火爆鱿鱼,哈尔滨大香肠、十元三串的大面筋、芝士棒、鸭肠章鱼脚、老长沙臭豆腐、酸辣粉、薄皮素包,还有奶茶饮品、旋风薯塔、图林根大肉肠、章鱼小丸子、陕十三肉夹馍……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小吃同街比拼,真像是拍节目,在演“舌尖上的中国年”。

从南门走到北头,迎面是整个古建筑群里最高的标志性建筑文昌阁。六层高的文昌阁今天也换了盛装,到处熠熠发光。它前面的东西街,还是琳琅满目的小玩意儿和艺术品,彩色的灯笼挂满棚顶。从西面绕过文昌阁,紧靠它后面的原来就是搭建起的演出大舞台,舞台前面就是中心广场,西面是郑板桥政德教育馆。东面是淮坊古玩城,北面就是文化街,再上北这条大街,就是胡家牌坊街,沿街向东,十笏园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清光绪十一年淮县首富丁善宝重修扩建为私人花园,被称为北方园林的代表。沿街向西走是郑板桥纪念馆,向北是十笏园文化风情街。

在十笏园文化街的每一条街区,人间烟火在这里显得格外旺盛。人们逛庙会、享民俗、看花灯、吃

美食、赏非遗……喧天的锣鼓声、面塑、花灯、年画、剪纸、草编……淮坊非遗传承人与游客互动体验,再现中国文化记忆,实现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还有那手工制作的老虎鞋、刺绣、中国结等特色手工艺品,还有小孩子最喜欢的风车、面具、拨浪鼓、翻花等具有浓郁庙会特色的小物件,让你瞬间忆起了自己的童年,也让我一下找回儿时过的那个味道。

郑板桥纪念馆东面的中心广场上矗立着巨大的财神爷花灯,只见财神爷端坐台上,身下放了許多金银财宝,珍珠玛瑙。他左手托着一个大元宝,右手拿着一个大官印,似是在给人们送宝,又想让人们升官,财神爷左右各是一只大兔子和一条大红鲤鱼,寓意肯定是:让人们在兔年里发大财,并且还年年有余。

两边墙上也都是张灯结彩。每条街上,门庭若市,熙熙攘攘川流不息。不禁让人想起辛弃疾的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为了防止人员太多发生拥挤和踩踏事故,上级部门安排了大量警力维持秩序。今晚是最后一场,演出的曲目有《欢聚一堂》《军港之夜》《天涯灯火》《秀丽江山》《芦花美》《珊瑚颂》等等。

整个大型庙会,几十条街区,花花绿绿,真如天上的街市,流光溢彩,让人流连忘返。

曹家巷自古就是一条商业街,估计是十笏园的主人丁家设立的农贸市场,因为北边不远就是古驿道。这里在古代估计就交通发达,商贾云集。

我回头又折转向北,沿着十笏园文化风情街,继续走到北头,就是这古建筑群里最古老的建筑关帝庙,庙里苍松翠柏,香火缭绕,关帝庙西边是孔融祠,再往西是个大型儿童乐园。继续向西是十笏园非遗空间,走到头就是高大的淮洲书画院。偶然发现,这里竟然还有个《齐鲁文学》杂志社。今晚这里也是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叫卖声不断。我继续向西然后南转,路过那条彩灯搭建的如意长廊,到达非遗传承中心,再向西到了淮洲书画院。

走回中心广场,向西望去,一溜彩灯竟然是绿色粗大的竹子造型,估计这与郑板桥喜欢画瘦竹有关,瘦竹又不好设计成彩灯,于是就弄成胖竹了,我随着人流又向西大门走去。这里有潍坊市美术馆、于希宁艺术馆、潍坊手工制作博物馆等。

如果不是93岁的老娘打电话让我回家吃饭,全家人欢欢喜喜过个团圆节,我还想继续逛逛看看。

难改的是乡音,不忘的是乡情。

记得那年,我家新盖了两间土坯房。不仅全村的乡亲们过来帮忙,而且还跟着乐呵了好几天。

那浓浓的乡情、熟悉的乡音,早已融入了我的骨髓里。

房子盖好后,父亲特意在房前种了一棵榆树,我和榆树一起慢慢长大。因榆树不择土壤,木质坚韧,树干笔直,是做家具、盖房的好原料。所以,在我的家乡小兴安岭山地向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许多村庄房前屋后都有栽种榆树的习惯。

榆树、杨树成为环抱村庄的主宰,人在村里,庄在树中,宛如一幅水墨画。

春风吹绿了家乡的田野山川,达子香花盛开,燕子又飞回来了。它们回到了自己孩提时的老窝,准备繁衍下一代。

有些调皮的燕子,偏偏选中农家厨房的房梁,或在厨房的墙上筑巢,每天从厨房飞来飞去。乡亲们从不恼火,还把房门打开,并在门沿上掏了一个洞,让燕子飞进飞出。

这里有乡亲们的纯朴善良,但更重要的是,大人孩子都时刻铭记村里老人所说的话:“燕子是益鸟,如果谁打死了燕子,毁掉燕子窝,就会遭到天谴。”正是对老人言语的忌讳,即使村里那些出了名的淘气包、捣蛋鬼,也不敢胆大妄为。

乡亲们以燕子在自家屋檐下筑巢为荣。用传统的方式、朴素的情感,爱护和善待远方归来的“客人”,世世代代与燕子和谐相处。

随着季节的光顾,我家门前那棵榆树开枝散叶,破蕾绽放,一嘟噜一嘟噜挤在一起,叠摞相拥,小小圆圆似铜钱状的碧绿鲜嫩,被灰褐色的榆枝串连成串,醉挂枝头,听村里的老人说,这是榆钱儿。

村里小学老师在课堂上讲,榆钱儿也叫榆荚,就是榆树的种子。绿色、片状,中间鼓出来,边缘处薄薄的,嫩绿扁圆,一分钱大小,因为它酷似古代麻钱儿,故名榆钱儿。由于“榆钱”与“余钱”谐音,所以寓意年年有“余钱”。而栽种榆树被称之为种“摇钱树”。这不过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已。

老师还说,过去日子艰难的时候,特别是有的地方遇到天灾,粮食歉收,赶上春季青黄不接,那里的人们只好用榆钱儿充饥。

但从我记事开始,未听说过十里八村的乡亲,哪家哪户用榆钱充饥的事儿。

我的家乡北大荒,黑土地一望无际,用手轻轻一攥泥土,就能攥出油来。这广袤的土地、优质的土壤,可以说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除生产队的耕地外,只要这家人比较勤劳,随意开垦一块地,撒上种子,就能长出果实,偶尔赶上青黄不接,全家人也不会挨饿。至于孩子多的人家,粮食一时不够吃,只是把榆钱儿与小米煮成粥,与玉米蒸成窝头,隔三岔五吃上一两顿,一来换换口味,二来节省粮食,而且更重要的是缓解了家里暂时的粮荒。

农历二月二刚过,一天,一个头发长长、蓬头垢面的小伙子,被邻居领到我家。小伙子自报家门,说是父亲的外甥,从辽西很远的地方,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好不容易才找到村里。

他在火车站不小心弄丢了钱包和身上带的东西。老实厚道的父亲,听小伙子一口辽西口音,还说出了自己姐姐的名字。之前,父亲老家的亲戚也在来信中说,父亲的姐姐有两个儿子,最小的已经20多岁了。

这时,小伙子又从兜里掏出一张全家照,打消了父亲的疑虑。父亲二话没说,立刻把小伙子迎进屋,急忙下厨,给我这个表哥做了一大碗手擀面,还放了平时我们爷俩都舍不得吃的鸡蛋。

原来表哥已经好几天没吃一顿饱饭,没睡一次安稳觉了。表哥一边打着饱嗝,一边伸着懒腰,一头扎到土炕上,不一会儿就打起鼾声。父亲呆呆地站在原地,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表哥的到来,打破了我与父亲往日平静的生活。因当时生产队需要户口本才能落户,而表哥手里啥都没有,是个盲流。

那时我们居住的地方,离中苏边境只有200多公里,当时两国关系剑拔弩张,当地军民防苏防特的警惕性极高,生产队干部不可能给一个盲流落户,让他参加生产队劳动。

没落户就分不到口粮,只能在家坐吃山空。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

榆钱儿的滋味

□崔国玺

两个多月,本来家里就有我这个“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主儿,结果又多了一张嘴,时间一长,家里的“米袋子”越来越瘪。

从不上火的父亲,嘴角生疮。他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村里一名社员,让这名社员求助附近农场的亲戚,帮忙为表哥找份活干。

表哥走后,父亲如释重负,但家里的“米袋子”很快见了底。父亲是一个倔强刚毅,很要脸面的人。特别是在那个年代,像我家人口少,还没粮吃,村里人背后肯定会戳脊梁骨。

门前榆树上的一堆一堆地簇拥着成串的榆钱儿,吸引了父亲的目光。他趁门前没人,悄悄地去树上撸了一些榆钱儿。并苦笑着说,“活人哪能让尿憋死,有了榆钱儿,咱爷俩就不用为吃的发愁了。”

他把撸回来的榆钱儿,用水简单冲了冲,与小米煮成粥,还与玉米面和在一起,蒸成了窝头。第一顿,我吃得挺有滋味。但一天三顿,就觉得有点刺嗓子,咽不下。这不算什么,最痛苦的是大便,肚子鼓鼓的,脸憋得通红。父亲只好用土办法,让我喝点香油缓解一下。

纸里永远包不住火。一天午饭,老姨正巧路过我家。她看见锅里、盆里都是小米煮的榆钱儿粥,玉米蒸的榆钱儿窝头。她实在看不下去了,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埋怨父亲为啥不吱声。

老姨没等父亲答话,便拎起我的小路膊对父亲说:“你怕丢脸,让喜子到我家拿粮去。就是我和全家人挨饿,也不能让孩子饿着。”我从老姨家背回了二十多斤白面。当天晚上,父亲为我做了他最拿手的手擀面。

我离开家乡,尽管曾在一些地方工作过,每当春天来临,我都不由自主地望着窗外和附近的榆树发呆,每每想起家乡的榆钱儿和老姨,心中总有无限感慨。

每次回乡探亲,我都要买些老姨最爱吃的蛋糕送给她,陪她在土屋里聊天。老姨还像我小时候一样,抚摸着我的脸,说我又瘦了。她从篮子里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微笑着对我说:“喜子,你小时候最爱吃我炒的鸡蛋炒大葱。”没想到,老姨依然还记得。

那天,老姨把我送到门口,我依依不舍,几次回头。看见她站在门口一次次向我招手,我忍不住流下热泪。没想到的是,这次与老姨分别,竟然是诀别。后来听四表弟说,老姨出了车祸,在她弥留之际还一直念叨着我的小名。表弟怕影响我在部队的工作,没有告诉我。这成了我人生最大的憾事。

尤其我进了城市,搬进楼房,特别是来到沈阳,感觉这座城市里的榆树越来越少。其原因是每年五月,榆钱儿叶乱飞乱落,还有白白的柳絮漫天飞舞,让城市规划者大为恼火。

榆钱儿究竟是什么味道?不同年代,不同的人,不同心境,感觉截然不同。

“杯盘粥春风冷,池馆榆钱夜雨新。”这是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吃罢榆钱粥时的感慨:“荡漾。谁傍。轻如蝶翅,小于钱样。抛家离井若为怜。凄然。江东落絮天。”清代陈维崧在《河传·榆钱》的诗句中表现得有些无可奈何……历代文人墨客对榆钱儿欣赏,为它写下流芳百世的不朽诗篇。

如今人们赶上了好时代,生活富裕了,品尝一下榆钱儿,不过是生活中的小乐趣。至于榆钱儿的食疗作用、食用价值、保健功效以及绿化价值,只待个人去体验,或者领悟。

“时钟不停地运转,中国进入新时代……”《歌唱新时代》这首歌,唱出了十四亿中国人的心声,中国决不会再回到以榆钱儿充饥的年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更要居安思危,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并且应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爱惜每一粒粮食,切莫暴殄天物。

而对我来说,自己的舌尖,恐怕再也找不到从前吃榆钱儿的感觉和滋味了,因为时光无法带我们回到过去……

新天